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十五回 結芳鄰可園生色 良宴會山館留春

卻說寶珠差人去後，到了第三日早起，果然來報，說軟玉和蕊珠來了。寶珠到小桃花館兜了婉香，同到柳夫人處來，見兩邊走廊下都站滿丫頭們。那葉家跟來的墨香、書芬、筆花、硯芳等，見寶珠和婉香進來，便都迎上來請安。寶、婉二人還問了好，便同著進去。見袁夫人和美雲、麗雲、綺雲、茜雲都在裡面，正和軟玉、蕊珠問些家常閒話。寶珠便趕上前給柳夫人和袁夫人請安，回來便和軟玉、蕊珠問好。婉香也見過眾人，因道：「軟姐姐剛來嗎？怎麼今兒便帶著許多丫頭們來？」軟玉道：「我在家裡悶的慌。因回了老太太，到這邊府裡來住幾天兒，想過了夏才家去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這才是呢。我本來也早講過，怕你老太太不准。既這麼著，就好極了。咱們園子正空的很，回來我們也搬幾個進去住，可不有趣！」柳夫人道：「我剛才也這樣說，所以請三太太過來商量，想教美兒、麗兒、綺兒都搬進去住呢。」寶珠喜道：「這就很好，索性茜妹妹也搬了進去。」袁夫人道：「他小呢。搬到園裡住，我又照顧不到。有美兒、麗兒、綺兒去了，也夠熱鬧了。」寶珠連連道：「是。」又道：「大嫂子怎麼不來？太太怎麼不叫大嫂子和寶兒也搬去住，不好嗎？據我的意思，頂好太太也搬了進去。這邊院子也沒得一株花兒、柳兒，有什麼好處？不如那邊園子裡好多呢。」柳夫人道：「偏遇到你，不拘什麼事，便會得亂些。你瞧這一所院子，只容得你一個兒指手畫腳了，還不給我安安穩穩的坐著！」寶珠剛要坐去，聽到外面報道：「珍大奶奶來了。」寶珠便道：「大嫂子，太太叫你往園子裡去住，你去不去？」藕香笑道：「你哥哥不在家裡，太太斷不會叫我住到那裡去的。敢又是當面掉謊呢。」柳夫人和袁夫人都笑道：「可不是，你這個一廂情願的事，你只好自己講去的。」說著因向藕香說明軟玉等要往園裡住去，叫他派丫頭們進去收拾，並檢點動用什物進去。藕香應了。軟玉道：「這也不值什麼。」因又問了些軟玉的家事，和蕊珠也談了幾句。銀雁來請藕香值事去，藕香便帶寶兒告辭出去，理家事去了。原來秦府的內務事情本來歸秦珍管的，近日因秦珍進京去了，所以一切事務都問藕香的了。這會子藕香去後，袁夫人和軟玉、蕊珠談了會兒，便叫四雲陪著，自己因秦文要拜客去，便先回東府去了。

這裡麗雲見他母親去後，便又高談闊論起來。因向婉香道：「婉姐姐你好，你得了幾種好牡丹花兒，也不送一本兒給我，還怕我看見，索性藏到山上去了。前兒去邀軟姐姐，又不與我知道，今兒見了面又不邀我去看，太太在這裡，看可有這個理沒有？」柳夫人笑道：「婉兒也大覺小氣，前兒打蘇州送來，我還只道是他家送來與我的，我還高興的不得。哪裡知道，說是什麼他的乾妹妹送他的。我還呆想著，他知道我眼熱的很，必定送我一本書兒湊湊趣，哪裡知道他竟不客氣，教春妍來盡數兒搬去了。婉兒你自己想瞧，可也太不盡人情了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那我倒是好意，知道太太愛這個花兒，倘孝敬了太太，太太必定要起早落夜的對著他瞧，回來把太太的老眼眼花了，可又報怨我這花兒送壞了呢。太太果然要這個，我回來就送一對兒過來。」柳夫人笑道：「這會子你便盡數兒搬來給我，我也不要了。你可聽見茜兒常說的，討出來的有煙火臭呢？」婉香等聽說，都笑起來。一會子春妍來請，說惜紅軒酒擺好了，請太太和小姐們過去。

柳夫人笑道：「今兒是婉香的東麼，我謝謝罷。回來我在那裡，你們又拘了，玩不像意。你們先去，我倘高興，隨後來便了。」婉香便笑著答應說是。讓軟玉、蕊珠先走，寶珠、美雲、麗雲便都同著出來。只茜雲隨在後面喚道：「姊姊，你們先去，我去帶著貓兒來。」美雲道：「不要去弄他來討厭。」茜雲不聽，竟歸自己往東府裡抱貓去了。

美雲等便不等他，一干人出了南正院，竟往寶珠屋裡來。軟玉道：「惜紅軒不是在園裡嗎？」寶珠道：「我這樓上本來和惜紅軒貼著壁的，現在開了一重門出來，走的通了。」蕊珠道：「怪道我聽說你們長在惜紅軒裡，我還說走前面的山坡兒不吃力嗎？哪知道便往樓上過去的。」軟玉道：「這個我又不懂了，難道那園裡的山只和這樓一樣高嗎？怎麼這園子裡的山坡兒便只樣多呢？」婉香道：「你又糊塗了。那山坡兒是坦的，走幾步兒才高一級，不比這樓梯，是連接連步步高的。」軟玉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我明白了。」說著已走上樓梯去，卻是寶珠住的前樓廂，便上正面走馬樓廊上走去，便望見對面婉香住的樓窗，卻好似面對面的。中間只隔著一座花牆兒，隱約露出泥金橫匾，寫著「海棠春睡樓」五字。再回看寶珠樓簷上掛的，也是泥金匾額，寫著「小紅樓」三字。映著日光，兩對面的玻璃金壁輝煌，光彩互相激射，真是好看的。向欄杆上望下去，那些花木都露出些稍杪，與樓上的欄杆子相齊。軟玉看了笑道：「這裡逛逛到很有趣兒。寶弟弟怎麼不住在這裡，到蹲到下底去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我不常蹲在屋子裡，還是地下房走走便當些。」軟玉點點頭。說著，婉香已領著一干人走過正面樓廊，向左首廂廊上走去。

寶珠因道：「怎麼走這邊？走我這邊後樓廊去，不是近好些麼？」婉香走著道：「我怕不知道？走這邊去，往留餘春山房轉去，讓軟姊姊他們也好逛逛。」寶珠道：「也好。」說著已走到月台上。蕊珠看時，一直去，便通婉香前樓，對面是剛走上樓來的亭角。這月台上卻尚寬闊，三面青石欄杆，正中擺著一張月桌，四個花鼓墩，靠壁嵌著一扇落地大圓鏡。見婉香把那圓鏡一推，卻隨手轉了過去，現出一個兩對半的大月洞來。裡面花木繁盛，更像月宮似的。軟玉、蕊珠都不禁贊奇。仔細看時，原來這圓鏡是活動的，居中上下做了筍頭，推過去這圓鏡便橫豎轉來，只中間隔著一線，兩邊多好走人的。軟玉看著，便跟了婉香，攜著蕊珠和寶珠等進了這門。寶珠便順手把這寶鏡推轉，依然是一面圓鏡。蕊珠回頭道：「怎麼這鏡子兩面好照人的？」寶珠道：「本來是兩面鏡子合擺來的。」蕊珠點點頭，再看這立的所在，也是一個月台樣子，欄杆圍著，像個半圓的樣兒，兩邊俱通走廊，天井裡種些花木、石筍，桂花居多。此時綠葉繁盛也看不出有多少桂花樹。因想這裡樓上如何能種花木？便問寶珠。寶珠笑道：「你還當是樓上嗎？這裡已是山上留餘春山房的後面了。」蕊珠方才明白。因笑道：「這地與那邊樓上一樣高的，所以我便糊塗了。」剛說著，聽前面婉香道：「咱們便在這前面坐罷。隔壁便是惜紅軒，牡丹花兒便種在那邊。這會子給你們看見了，回來賞宴，你們倒把花兒看的不在意了。不如在這邊坐一會子，等那邊酒擺下了，再走過去看著、吃著，才有味兒。」大家都說甚好，只麗雲笑道：「偏二姊姊不居什麼，總奇貨可居的。幾朵牡丹花兒，也比人家值錢些，你不瞧那邊春笑軒裡多著呢。」婉香笑道：「誰請你瞧來，你不耐煩，請往春笑軒一個兒賞牡丹去。」麗雲笑笑。說著，已向東邊後廊上，走到留餘春山房後面。

見是一所五開間大院子，四面俱是卷簾走廊。後面一式六角大塊紅玻璃和合窗。中間落地風窗，也是六角紅玻璃的，卻俱關著的。向窗內望去，裡面是五開間分作三間的，兩邊用紅木大月洞式格子分開。居中腰堂門上，係著六塊楠木拼成一塊的大橫披，刻著金山水，畫的便是一粟閣全圖。鋪設大炕、木椅，俱是紅木大理石仿古式打成的。再看月洞門內分間，卻也寬敞，進深約有五六椽的光景，看著已向左手游廊下轉去。一邊是掛落欄杆，一邊便是院子的靠牆，開著花窗壁洞兒，轉前面游廊才是留餘春山房正面。正中是青石露台，上面蓋著青磚雨棚，卷簾下係著玻璃燈彩，窗檻一式整塊白淨大玻璃，中間落地風窗開著。進門見正中堂門上係著楠木刻字《一粟園記》，兩旁用大玻璃十景書櫥分間。書櫥上面，又掛著粵東古銅花藍燈四盞。左右兩間，遙對設大炕兩張。窗口各設書案一座，後軒便是剛從窗外望見的所在。原來這所院子，本來是五開間十椽的鴛鴦廳，前後各分五椽，頂作雙卷簾式，所以一所院子便似兩所的樣子。居中三間，一間用堂門，邊兩間用落地單，便覺分外宏敞。兩邊分間裡面，兩間居中，也用落地單分前後間，便五花八門，別樣精緻。現在姑蘇閩門外留園裡的冠雲山房，便照這個留餘春山房樣造的，這且不表。

卻說婉香、寶珠、美雲、麗雲、綺雲、軟玉、蕊珠一行人，進了這留餘山房，便分頭坐下。軟玉卻不坐，去向那書架上去開玻璃門取書看去。婉香看見了笑道：「這會子用什麼功呢？咱們閒不著，不如先把園子裡的地方各人選一個所在，好吩咐丫頭們去收拾出來，明後兒便好去住。」軟玉聽了這話，便將書仍舊放好，道：「我便住在這裡，也不用再選別的所在了。」美雲道：「你瞧這裡兩邊雖分間，卻沒得門，便後面月洞門，也沒得關閉的，怎麼能做房呢？」軟玉道：「橫豎天要熱了，沒的門倒涼快些呢。」麗雲道：「好雖好，只是這裡面中間又沒得分間門，直通通的，也不成個房間，要除非拿圍屏隔斷了，才好鋪牀。」軟玉想了想道：「隔斷了倒不好。我看有個極好主意，前兒我看見我家六姨娘房裡有一間鐵牀，是西洋式的。他那個帳子前後開門，我照那樣

子去買一張來，鋪在中間，前面算房也可，後面算房也可，豈不好嗎？」寶珠聽了這話便拍手道：「好極，我前兒也睡過這牀，起先是在後房睡的，他後房是個睡房，鋪設梳妝台，後來我一惚睡醒來，忘了哪一邊是帳門。見前面點的燈亮些，我便掀起前面的帳門，走下來一看，不是起先睡的存在，卻是一間書房，我便疑惑起來。後來問了他，才知道牀是前後開門的。軟姐姐便照這樣買一隻來，鋪在這裡，倒還比他那邊好呢。」

軟玉還未答話，麗雲笑問道：「寶哥哥你說這許多他，他究竟是誰呢？敢是他家楊姨娘的牀，你也睡過嗎？」寶珠紅了臉，啐了一聲。軟玉、蕊珠也都紅了臉。婉香等都看著寶珠的臉色。寶珠見軟玉不好意思，因笑道：「麗妹妹總這樣不管輕重的取笑。」麗雲也自悔唐突，因搭訕道：「正經蕊妹妹住那房裡？」蕊珠道：「我也這裡罷。」寶珠道：「這裡讓軟姊姊一住，蕊妹妹不如住惜紅軒間壁的天風樓底下那間，我便住惜紅軒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那不能，惜紅軒向來是我的。你要住便住到夕陽紅半樓去。」寶珠道：「那太遠了，我便住天風樓，蕊妹妹住夕陽紅半樓罷。」蕊珠笑道：「我也不爭這些，聽你們分派罷。」美雲道：「那麼著，山上只剩下聽秋聲館了，咱們三個住那去。」麗雲笑道：「我早檢下了，這裡山上的屋子都朝北的，有什麼好處？回來天熱了總住不住。我不如住那間清可軒，有幾竿竹子，倒很幽靜的。」綺雲接說道：「那我便住一房山罷，和二姊姊一塊兒。」麗雲道：「那我的丫頭們住哪裡去呢？清可軒又沒得後軒，間壁那間一房山，我要給丫頭們住的了。」於是綺雲定了春笑軒，美雲定了海棠香夢軒。軟玉因問：「海棠香夢軒在哪裡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你前兒去逛過的，怎麼便忘了？那清可軒走廊接著的便是春笑軒，春笑軒隔壁便是海棠香夢軒。」軟玉想了想道：「我記得春笑軒是轉東的，打春笑軒走廊上過去，便是朝南臨水的吟秋榭。吟秋榭間壁，便是有露台的水流雲在堂。再走過去，是得月樓台了，那裡有什麼海棠香夢軒呢？」寶珠道：「不錯，你講的吟秋榭那一排屋子，是朝南的前一排，這春笑軒是朝東的。右手走廊是通吟秋榭的。左手走廊便與海棠香夢軒是並排的，只隔了一帶花牆兒。這海棠香夢軒和春笑軒也是並排的，一樣朝東的三開間。那香夢軒前面左廊通聽雨草堂前面，右廊通聽雨草堂後面。聽雨草堂間壁便是有竹子的碧瑯軒館，兩處卻都是坐北朝南的。打碧瑯軒館卷簾下一直走去，便接著有戲台春聲館左手轉廊。那春聲館是朝西三開間的。那右手轉廊便通碧瑯軒館後面的卷簾，打卷簾下一直過兩草堂後面，便仍是海棠香夢軒的左手走廊了。」

軟玉聽著仔細一想，方知那邊屋子是前後兩排的，共八所院子，四向俱齊，所以記不清了。因道：「不錯，我記得了。那碧瑯軒館前面，便是水流雲在堂。聽雨堂前面便是吟秋榭。得月樓台後面便是春聲館的天井。春聲館左壁外便是南書廳後面的帳房了，可是不是？」寶珠拍手道：「是呀，你這會子才明白了。」蕊珠因笑道：「我一時還摸不清，明兒總要打他一個地圖來，我再一處一首詩標詠出來，給你園子裡勒著碑，請寶哥哥馱著才有趣。」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見丫頭們已來請，說間壁惜紅軒已擺下席了。於是婉香便邀一行人，同走出留餘春山房，向卷簾下走去，逕到惜紅軒來。正是：

仙人樓閣珠為欄，女兒香闈玉作房。